

# 栓柱的长征(三章)

■贾可宽

烫得“滋”了一声,他却觉得那疼让他踏实,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。

回头。铁索还在晃,桥上还有人在冲。火焰渐弱,黑烟滚滚,那13根铁索像13根被血与火淬过的琴弦,正在弹奏一支名为“冲锋”的曲子。

## 钉

半个世纪后,老将军栓柱重回泸定。桥已修缮,铺着整齐木板,游人如织。年轻参谋问:“当年,您真是攀着光秃秃的铁索过去的?”

栓柱没答,走到桥中央。他蹲下,手指抚过木板缝隙——那里嵌着冰凉的、磨得发亮的铸铁。“不是攀过去的。”他忽然说。参谋愣住。

“是钉过去的。”栓柱声音很轻,“22个人,就是22颗人钉,把自己钉进铁索,才让后面千军万马踩着他们的脊梁,过了这条河。”

他起身,望向浩浩江流。水已不如当年猛烈,但他耳里仍回荡着那天的咆哮。他想起湘江边老表的嘱托,他咽气前抓着他的手腕:“栓柱……替我看看,新中国有啥样……”

他看见了。在每一个安居的炊烟里,在每一片丰收的田野上,在眼前这需要门票才能参观的、平静的泸定桥上。

通往新中国的路,是所有没能抵达的人,用命铺成的。而走在这路上的每一个人,都是他们的眼睛。

栓柱把手伸进口袋,摸到一枚温热的子弹壳——里面装着一小撮来自家乡红军桥的那道刻线下的木屑。

有些线,刻下了,就比命长。

有些桥,过了,就再也不会离开你。

很多年后,栓柱依然会梦见雪山。但梦里最清晰的,是那只飘飘滚落的草鞋。

它下落的样子,那么轻,那么慢,像一个时代的注脚,悄然隐入历史的深谷。

而他用一双光脚走完的路,被记载在史书里,成了史诗的一个标点。只有他知道,那个标点的滋味,是先把“不可能”嚼碎了,和着血咽下去,再用脚板,一步一步,丈量出来的。

他后来有过很多鞋。但他总觉得,没有任何一双鞋,比得上雪山路上失去的那只破草鞋。

因为它曾包裹着一个少年最滚烫的脚,和一段最冰冷路。

那只鞋,和他的十七岁,一起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。

而路,还在脚下延伸。

最后一只草鞋,在雪线之上散了架。麻绳崩断的轻响,像一声叹息。他愣住,抬起脚,看到冻成紫黑色的脚趾。那感觉不是冷,是灼,是千万根烧红的针顺着脚心往上扎。

栓柱想起出发时,娘连夜给他编了这双鞋。用的是自家种的麻,浸了桐油,密密地打,娘边打边念:“鞋紧脚,脚紧路,我娃儿跟路走,跟路走,莫回头。”

草鞋鞋底还残留着家乡红泥,鞋尖被湘江的水泡发过,后来又被贵州的石头磨薄。现在,它终于在这座连名字都没有的雪山上,完成了使命。

他弯腰去捡,手指却像树枝一样僵着,捡不起来。一阵风吹过,那只破草鞋轻飘飘地滚下悬崖,消失在茫茫雪雾里。

他望着鞋消失的方向,突然想起娘的话:“莫回头。”

路,不是路。是前面的人用身体型出来的,一道深深浅浅的沟。沟里除了雪,还有别的东西——保持着前进姿态的、冻硬了的遗体。他们成了路标。

栓柱跟着“路标”走。脚踩下去,雪没到小腿肚,拔出时带出冰碴,刮得生疼。没有鞋,那疼就没了遮拦,直接,嚣张。

他想起过湘江时,子弹在耳边“嗖嗖”地飞。那时怕死。现在不怕了。可他怕疼,怕冷,怕胸腔里那块像风箱一样拉扯却吸不进多少气的肺。

一个“路标”歪在路边,怀里抱着枪,下巴抵在胸口,像睡着了。栓柱经过时,看见他脚上还有一只草鞋,另一只脚光着,冻得像黑色的岩石。

他停了一下。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:去把他的鞋挂下来。这个念头让他打了个寒战,比风还冷。他唾弃自己,狠狠啐了一口。

越往上,风越大。风里有声音,像

是千万人在哭,又像是千万人在唱。他分不清。

视线开始模糊。白茫茫的天地旋转起来。他看见娘在灯下编草鞋,看见红旗在瑞金城外招展,看见指导员在湘江边嘶吼“跟我上”,然后中弹,倒下。

幻觉越来越真。他好像回家了,坐在灶膛前,脚暖烘烘的。

娘说:“栓柱,把鞋脱了,烤烤火。”他喃喃地说:“娘,鞋没了。”“鞋没了,脚还在不?”

“在。”“脚在,路就能走。”他猛地一激灵,从幻觉里挣脱。不能坐,他咬着牙,用那两只光脚,继续往前杵,一下又一下。每一步,都在雪上留下一个红印子,但很快就被新雪盖住。

终于到堰口了。风在这里被撕成碎片,发出厉鬼般的号叫。他几乎是用膝盖和手肘爬过去的。翻过堰口,是下坡。他滚了下去。

不知滚了多久,他停在一个背风的雪窝里。天旋地转之后,他看见了光——那橘黄色的光,从下面山谷的几顶帐篷里透出来。篝火旁有人影晃动,像温暖的、活着的星星。

到营地了。他想笑,脸却僵着。他想哭,眼里却干得冒火。他尝试站起来,试了三次才成功。然后,他做了一件自己都不理解的事——他转过身,面对刚刚爬过来的、吞噬了无数生命和自己那只草鞋的雪山,慢慢地,举起右手,敬了一个军礼。

敬给雪山。敬给“路标”。敬给那只滚下悬崖的、沾着赣南红泥的草鞋。

很多年后,栓柱依然会梦见雪山。但梦里最清晰的,是那只飘飘滚落的草鞋。

它下落的样子,那么轻,那么慢,像一个时代的注脚,悄然隐入历史的深谷。

而他用一双光脚走完的路,被记载在史书里,成了史诗的一个标点。只有他知道,那个标点的滋味,是先把“不可能”嚼碎了,和着血咽下去,再用脚板,一步一步,丈量出来的。

他后来有过很多鞋。但他总觉得,没有任何一双鞋,比得上雪山路上失去的那只破草鞋。

因为它曾包裹着一个少年最滚烫的脚,和一段最冰冷路。

那只鞋,和他的十七岁,一起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。

而路,还在脚下延伸。

山,是竖起来的。山,是天裂开的一道缝。两壁刀削,仰头望,天就剩下一条线惨白。腊子河在脚下吼,吼得人脚底发麻。

桥,只有一座独木桥,像根脆弱的火柴梗,搭在深渊之上。桥那头,黑洞洞的枪眼,像山魈的眼,冷冷地盯着这边。

栓柱蹲在岩石后,他当班长已有些日子了。湘江的血、雪山的寒、草地的饿,一层层剥掉了他少年的壳,淬出了一副硬邦邦的骨架。他抱着枪,眼神扫过那片绝壁,又扫过身边一张张紧绷的脸。

“正面攻不动,得从天上降。”营长声音沙哑,指着那月亮都照不透的峭壁。“得要一个能攀上去的人,一个就行。”

空气像冻住了。那峭壁,看一眼,魂儿都发颤。

一个身影,从栓柱身后挪了出来。瘦,像根竹竿,在宽大的旧军装里晃荡。

“我上。”声音不高,带着山里人那种石头般的闷响。

营长打量他:“叫啥名?哪个班的?”那人嘴唇动了动,没出声。

“他叫‘云贵川’,我们班的。”栓柱

开口。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。“遵义那会儿跟上来的,贵州山里头的苗族娃娃。问他叫啥,摇头。给了一碗糊糊,就跟着走了。”

栓柱顿了顿,想起过草地时,有人肚子胀得像鼓,疼得打滚。“云贵川”默默去坡上采了几把草叶子,捣碎了让人敷上,没多久竟消了下去。他看向那对在火光下摆弄竹竿的手,骨节粗大,布满老茧和细密的伤——那是常年攀岩采药留下的印记。

“大伙儿顺口就叫他‘云贵川’。”“云贵川”听着,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是轻轻点了下头。他低头继续摆弄找来的竹竿,用刺刀截着,比量着。火光映着他那双手,那不是在摆弄武器,是在复习一门与悬崖对话的母语。

栓柱看着他,心里那根弦莫名松了一丝。他想起了雪山上,自己那只滚落的草鞋。眼前这个人,和那只草鞋一样,轻得仿佛没有来历,可偏偏,要扛起最重的路。

钩

后半夜,星星冻得发抖。

“云贵川”脱掉了磨得透底的草鞋,赤脚踩在冰冷的岩石上。他腹中一阵阵绞痛——是连日饥饿又误食了什么东西。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,捏了捏,里面是几株晒蔫的草药,路过藏区时采的,专治这毛病。只要嚼上一株,或许就能压住那翻江倒海。

可他的手只是捏着,喉结动了动,最终没打开。他想起了过草地时那几个肚子胀大的战友。药不多了,得留着。

他的脚趾认得石头。竹竿在他手里活了,顶端绑紧的铁钩,成了他延长的手指。他仰头,眯眼望着那片吞噬光线的黑暗,仿佛在读一本只有他懂的、关于裂缝与凸起的无字天书。

“咔嚓。”一声轻响,铁钩咬住了岩缝。他试了试力,整个身子便悬了上去,竹竿弯成一道充满韧劲的弧。下面,一片死寂,只有腊子河在不知疲倦地吼。

他开始了。借着竹竿的弹力,赤脚在岩壁上几点、一蹬,人便向上荡起一截。月光掠过那贴在巨壁上的身影,渺小如蜉蝣,却又敏捷如山魈。没有呐喊,没有犹豫,只有铁钩与岩石每一次精准的叩击,和他越来越粗重的、被风撕碎的喘息。

栓柱死死盯着,直到那身影彻底融进崖壁的浓黑。他拳头攥得生疼,手心全是冰凉的汗。时间,被拉成了细丝。

绳

不知过了多久。

一条东西,从令人眩晕的高处,晃晃悠悠垂了下来——是连接起来的绑腿、腰带,还有扯断的衣扣。

最先上去的,是栓柱班里最灵巧的战士。一个,两个……像沉默的种子,被种进死亡崖顶的土壤。

终于,枪声从头顶炸响!不是仰攻的沉闷,是俯瞰的凌厉。手榴弹的火光,在敌人碉堡的天灵盖上开花。冲锋号,刺破了浓重的黑暗。

川

总攻的时候,栓柱冲在最前面。桥在晃,但敌人的机枪已经哑了。他踏过碉堡的废墟,硝烟灼喉。

天亮了。他喘着粗气,在弥漫的硝烟味里,急切地搜寻那个瘦小的身影。受伤的弟兄被抬下来,靠着残垣休息,每一张烟熏火燎的脸都那么相似。

“‘云贵川’呢?”他抓住一个刚下来的战士问。

那战士茫然摇头:“没见着……好像,攀下去截敌人溃兵了?”

没有确切的答案。他就这样消失了,像一滴水融入激流,像一阵风掠过隘口。没有隆重的牺牲,也没有凯旋的归来。他只留下了一个绰号,和一条用绑腿与生命拧成的、垂挂在历史悬崖上的“路”。

栓柱走回崖下,久久仰望。晨光中,那条空荡荡的“路”还在摇晃。

许多年后,当栓柱自己也需要面对人生中一个个“腊子口”时,他总会想起那个没有名字的战友,想起那条在曙光中飘荡的“路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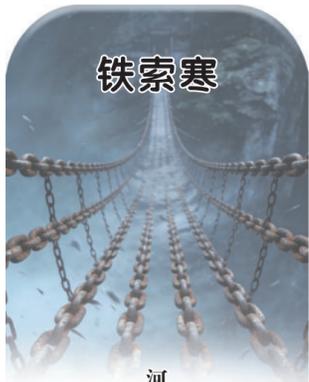
他忽然懂了,“云贵川”从来就不是一个人。

那是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名字脚印,是雪山上的路标、草地边的坐影、铁索上的人钉,是无数个被山河吞没又托举而起的背影。他们用年轻的生命,压住了历史最险的跷跷板。然后,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地名,活成了一条路。

山,永远是竖起来的。路,永远是向上的人。

版式设计:许 硕

## 精短小说



五月的大渡河,是头被掐住脖子却在吼的龙。

青藏高原的雪山撞进峡谷,把两岸崖壁撞得嗡嗡作响。

栓柱跟着队伍跑到泸定桥西岸时,最先砸进脑子里的不是枪声,是水声——浑浊的、含着泥沙的咆哮,从河底翻上来,撞得人脚底板发麻。

栓柱是江西瑞金人,参军十个月了。肩上那杆汉阳造,比他矮了一寸——是这十个月,湘江的血、赤水的雾、金沙江的浪,还有刚刚一昼夜二百四十里的山路,把他压结实了,也抽长了。

他想起参军那天。

家乡的风雨桥,木柱上有一道刺刀刻出的线,高一米五。招兵的连长说:“人比枪高,才能背枪。多大了?”

十六岁的栓柱踮脚蹭过线,喊:“十……十七!”

连长的大手按在栓柱瘦瘦的肩上:“记住——过了这线,你的命就和这支枪绑死了。枪指向哪儿,命就顶到哪儿。”

现在,枪指向河对岸。

索

桥,只剩下十三根铁索。碗口粗的铁环扣成的巨链,被抽掉所有木板,光秃秃地横在河上。江水在几十丈下翻着白沫。

对岸,两挺机枪在碉堡射孔里闪着冷光。

22个人站了出来。那是全连最能打的老兵。短枪、马刀、手榴弹缠满身。他们没人说话,只朝手心吐口唾沫,抓住铁索。

第一人刚攀上去,对岸机枪就响了。子弹打在铁索上,火花四溅,“当当”声像死神在敲钟。有人中弹,闷哼一声,手还扣着铁环,血顺着手臂流到铁链上。

栓柱趴在岸石后,眼睁睁看着第二个人脚底打滑,整个人悬空,全靠腰间的绑腿绳吊在铁索上晃荡。那绳绷得笔直,发出纤维即将断裂的呻吟。

“上!”连长嗓子劈了。

勇士们一个接一个扑上铁索。他们用脚腕绞住铁链,倒挂,腾挪,像一串被铆死在巨链上的活钉——迎着弹雨,一寸寸摸人对岸的残阳。

“新兵跟后!铺板!”

栓柱和其他后生顶着弹雨,把门板、床板往铁索上扔。木板撞上铁链的钝响,和子弹的尖啸绞在一起。

火

敌人浇下煤油,点燃了西桥头堆着的木板。火“轰”地腾起,顺着风势往桥上卷。火舌舔上铁索,铁索瞬间滚烫。

敢死队还在爬。

最近的一个,离对岸只剩两丈。火焰燎着他的裤腿,他像没感觉,一只手下前探,去够下一环铁索。

栓柱突然动了。他扯下身后牺牲战友浸透汗血的单衣,扑向桥头火焰。

栓柱嘶吼着,把湿衣摔进火堆。湿衣盖住火头,“嗤”一声腾起焦糊的白烟。就这一瞬,后面的人冲过去了。

渡

栓柱冲过还在冒烟的火堆时,铁索烫得透过草鞋底灼他的脚。他不敢往下看——下面是咆哮的大渡河,已经吞了好多人。他只能往前看:对岸,先冲过去的敢死队队员正和守敌展开白刃战,马刀砍进肉里的闷响,隔着很远都能听见。

他踏上对岸焦土时,膝盖一软,跪了下去。手撑着,摸到一块滚烫的铁——是打红的弹壳,还是烧变形的门扣?他不知道,只死死攥住,掌心的皮肉被铁片

## 记忆

在小小的西沙永兴岛上,有20余条纵横交错的道路。

从空中俯瞰,那一条条道路犹如奔腾的血脉,保障物资从码头畅通无阻地输送到每一座营房。

守岛官兵告诉我,岛上每一条道路都来之不易。因远离陆地,水泥、石头、沙子等原材料,都得用船从遥远的大陆拉过来,或者从海南岛用补给船运输。这些道路没有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,却有着独属于海岛的宁静与庄重。承载历史记忆的北京路,以岛礁命名的永兴路、永乐路,象征美好寓意的海晏路、海平路……每一条道路的背后,都凝聚着守岛官兵的智慧和汗水,寄托着守岛官兵的理想与追求。

漫步永兴岛,最宽敞热闹的当数北京路。这条路并不长,也就几百米的样子,但道路两边商店、超市、医院、银行、邮电局、餐厅等一应俱全,是岛上最繁华,官兵光顾最频繁街道。

沿北京路往西走,穿过50多米长的海南路,便到了岛上最繁忙的永乐路。这条路通向西沙码头,堪称守岛军民与外界联络的“生命线”。早些年,因交通不便,所有进出岛的人员、物资都只能通过这座码头流转。每次补给船靠岸,这里总是一片忙碌景象。

站在永乐路上,抬眼便能看到路的西侧与码头之间,矗立着两块不同寻常的石碑。一块石碑上刻着“西沙精神”,激励着守岛官兵“爱国爱岛、无私奉献、艰苦创业、守卫海疆”;另一块则是象征西沙主权的主权碑,碑顶是一枚国徽,中间嵌有中国地图,右侧用隶书镌刻着“中国西沙永兴岛”7个大字,四面刻字详述着我国对西沙群岛行使主权的历史。

顺着永乐路往北走,步行不到10分钟便到了路的尽头。往右一拐,就到了岛上最长的一条路——永兴路。这条路之所以被命名为“永兴路”,是因为永兴岛是西沙群岛最大的岛屿——用最大的岛命名最长的路,倒也贴切。

漫步永兴路,仿佛置身绿树成荫的长廊。路的两边长满挺拔高大的椰子

树,树上挂满硕大的果实。一位“老西沙”告诉我,这些椰子属于战备物资,不得随意采摘。若是遇到台风或其他恶劣天气,补给船一时上不来,椰子汁就是守岛官兵的“救命水”。

在岛上,总能看到椰子树与抗风桐相映成趣的景象。椰子树高挑挺拔,叶子墨绿,形似羽毛。抗风桐生命力极强,尤其适合在土壤贫瘠、淡水稀缺但阳光充沛的地方生长。守岛官兵说,抗风桐不仅能起到遮荫纳凉、改善环境的作用,也是抵御台风的好屏障。

对守岛官兵来说,岛上的道路既是他们日常训练、生活的“轨道”,也是他们忠诚使命、奉献青春的见证。每天清晨,官兵迎着朝霞,沿着道路出操训练。整齐划一脚步声,与海浪的拍打声、树叶的沙声交织在一起,谱成悦耳的晨曲。

在官兵眼中,岛上的每一条道路都承载着使命与责任,每一棵草木都寄托着思念与期盼。岁月流转,海岛的路静静延伸,见证了海岛营区的发展变化,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守岛官兵的牺牲与奉献、坚守与忠诚。



## 铁证

■姚艳华

八十多年的河,哗哗地流,冲不走河床里沉底的石头,像爷爷煤房角落,那包旧报纸,裹着四根刺刀,铸成岁月的钟。

我五岁的巴掌,抚过四合院的砖,拆旧炉的碎瓦里,爷爷扒出八根铁,四根是炒条,四根是“撩牙”。

刺刀的血槽,盛着未干的红,爷爷指着锈迹:“这是证据,底下埋着的是咱中国人的命”。

煤房的黑暗,藏着比夜更沉的记忆,奶奶蜷缩在菜窖里,十八的年华,躲着刺刀的寒光,已是白发苍苍的爹,心中仍有余热。

大哥的黑白电视,亮在院心的泥地上,《地雷战》的枪声,炸醒老人们的火气,爷爷从煤房拖出那包铁,掷在地上,杨爷爷的烟袋锅,磕出火星。

“我大哥被抓去鹿家堡,闷罐车拉走,娘哭瞎了眼,到死没等到回信”。

秋风夹雨的日子,我们站在红石山脊,废弃的铁轨,啃着半山腰的窑洞,万人坑里的白骨,还保持着攀爬的姿势,铁链捆着脊梁,铁链锁着喉咙。

“一个压着一个,像擦起来的苦难”。

老人们的叹息,漫过矿道的风——“红石山、鬼门关,送命容易保命难”。

那些不可能忘却的,是爷爷眼里的火,奶奶菜窖的黑,是鹿家堡矿道里,未凉的血,岁月的河,冲不走这些印记,忘不掉的苦难,凝成基石,托起和平的碑。

煤房的报纸黄了,刺刀的锈屑了,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,始终都在,后来人啊——今天的阳光,是无数人用命,从黑暗里,一寸寸扒出来的暖。



## 长征

第6652期